

艺术构思与细节描写

——契诃夫小说艺术特色初探

杨 小 岩

安·巴·契诃夫是十九世纪俄国卓越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短篇小说的巨匠。在他从一八八〇年到一九〇四年这个占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日趋成熟、丰富的创作时期里,契诃夫短篇小说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完全可以说在俄国是前无古人的。

为了有效地继承契诃夫短篇小说这个丰富而又精湛的艺术遗产,本文拟就其小说的艺术构思与细节描写两个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一)

艺术构思是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之一。它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求作家从他的世界观的尽可能的高度和他的生活的尽可能的广度出发,正确认识实际生活的每一现象所蕴藏、所显示的阶级的、社会的和时代的深刻意义,并用典型化的方法通过对人物和事件的描绘,集中而强烈地揭示出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政治思想内容,生活的意义,生活的真理和理想,从而鼓舞人民群众惊醒过来,振奋起来,推动人民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一个有才能的作家,是不可能不热情而又执着地为实现自己的这个困难然而光荣的任务而努力的,不可能不从自己的世界观和生活经验出发,提炼出自己新颖的而不是陈腐的,独创的而不是人云亦云的艺术构思的。契诃夫正是这样的有才能的艺术家。在他的笔下,虽然许多都是写的日常生活和平凡的人物,粗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一切都显得很平淡,但是,细嚼之后,往往却又觉得有味。契诃夫的这种艺术构思使读者可以领悟到作品中含有的广阔的社会内容,并引导读者去考虑一些重大的问题,从而显示出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善于从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丰富的内容,从现实生活的琐屑小事中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正是契诃夫小说的艺术构思的重要特点。

我们从契诃夫的早期留存下来的作品中就可以发现,这些作品几乎都是属于反映现实生活的丑恶和平庸事物的内容。象“谜样的性格”和“活商品”中,就揭露了表面装得高尚而实则爱财如命的女人的卑鄙和可耻。在稍后的一些作品中,契诃夫更是以十分憎恨的心情描写了丑恶的市侩世界,鞭挞了小市民的庸俗意识。在这里,自私自利的低级趣味和卑鄙无耻的思想感情到处泛滥,它使人们离心离德,使每个人只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苟且偷生,荒唐可笑。《巫婆》中教堂职员妻子的偷情是荒唐的,夫妇无端成为冤家尤其荒唐;《邮件》中邮差的乖戾性情多么可笑;他跟同车学生寻衅尤其可笑;《吻》中的军官因为黑屋中的错吻而神昏颠倒,以至痴迷不悟,则更是属于滑稽了。但这些荒唐可笑的背后却藏着多少辛酸。旧社会制造了这样可怕的灰色的生活,不论教堂职员,邮差或者下级军官,只要是为了吃一口饭,就不可避免地要钻进这种单调、无味、贫血的市侩生活的牢笼;为了适应这种毫无目的、毫无意义、毫无乐趣的生活,人必须变得没有理想、没有欲望、没有感情,甚至变为没有知觉的动物,这是多么可悲而又可怜的生活呵!契诃夫在以上这些作品中所描写的差不多都是这些微末小

事。事情本身看来并没有多大意义，但对于那些生活在死水湖里的“动物”来说，却犹如投进了一块石头，使人们惊醒、感愤，使人们看到自己在过着怎样非人的生活，这实质上也曲折地表现了被摧残的生机的怒吼，表达了被压迫者的抗议。

《套中人》也是描写丑恶而又平庸生活的小说，它所描写的虽然只是一个胆小怕事的教员别里可夫的日常生活和他打算结婚而未果的喜剧故事，但却从侧面揭露了沙皇统治下整个社会停滞和窒息的气氛。对别里可夫来说，整个世界与他都是格格不入的，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总是闹得他六神不安。他不仅自己龟缩在套子里，而且热衷于把别人也框进他的“套子”。他不仅是挟制着整个学校，而且挟制着整个城市，使得人们不敢办家庭晚会，不敢打牌，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甚至不敢念书写字。别里可夫的形象表明，沙皇专制制度扼杀一切新事物，新思想的规章和法令已经对老百姓产生了多么根深蒂固的影响！然而契诃夫的这篇小说的高度概括意义还不止于有一个别里可夫，而在于它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别里可夫比比皆是。作品中的另外一些人物虽然讨厌别里可夫干预他们的行动，但毕竟都惧怕他，对他让步；虽然大家认为他的死是一件快事，但是大家又随即自动把生活恢复到他死以前的状态，可见大家对这种生活已经安之若素，无动于衷了。所以说，这篇小说虽然描写的只是一个普通教员和他周围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却通过这一切反映了契诃夫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本质方面。

如果说，别里可夫是契诃夫生活的那个时代企图扼杀一切自由思想的反动力量的象征，那么《第六病室》则是暴虐的沙皇专制警察政体的缩影。而这篇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的作品也是通过所谓“正常的”生活来表现不正常的社会现象的艺术构思来实现的。医生拉京是一个非常温和文雅的人。他一贯奉信托尔斯泰主义，向往着“自己内心的平静”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可是在他主持的医院里竟然是这样的简陋、腐败和可怕，全院仅有两把手术刀，体温计干脆没有；从管理人员到助理医生都向病人敲诈勒索；第六病室的看守人尼基塔每天毒打病人，更可怕的是，几十年来全城的人，包括病人在内，都对这种现象心平气和，从未怀疑过它的正常性。而唯一看出并喊出“这是暴力！这是专制”的实情的人，却被认为是精神病患者，即“不正常的人”。他尖锐批评拉京所信奉的托尔斯泰主义，说这种不抵抗论和“清静无为论”只是一种懒堕的托钵僧的精神，是“浑浑噩噩的麻木。”拉京医生因为对这个所谓“不正常的人”表示同情也被当成了病人，关进了“第六病室”，挨了看守人尼基塔的毒打，这时他才明白他的不抵抗是多么荒谬。他在绝望中双手抓着铁窗格，使劲地摇动，可是铁窗格一动也不动，最后拉京心力衰竭，惨死在“第六病室”之中，一切又重归于平静。契诃夫就这样平静地揭示不平静现实的骇人听闻的实质，这样不动声色地让人们从“第六病室”的“正常”生活中体验到专制暴力的严重和可怕。正因为如此，这篇小说使整个俄罗斯轰动起来了。列宁年轻时读这篇小说后，就感受到了作者那种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列宁说：“昨天晚上我读完了这篇小说，觉得简直可怕极了，我在房间里待不住，就站起来，走了出去。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自己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似的。”对于契诃夫这种从平静中揭示不平静的骇人听闻的实质的艺术构思，画家列宾曾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在给作者的信中说：“简直无法理解，从一篇内容如此简单、平淡、甚至可以说是贫乏的小说中怎么弄到最后竟会浮现出这样不可抗拒的、深刻而庞大的具有人类意义的思想……我深受震惊，无限神往……谢谢，谢谢，谢谢！您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大力士！”列宾的这段话用来评价契诃夫从日常小事中提出重大社会问题，从平静中揭示不平静的骇人听闻的实质的艺术构思的特点是再准确不过的了，这段评价也适用于契诃夫所有其他的重要作品。契诃夫正是以这种艺术构思上的大胆创新，为十九世纪末

俄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开辟了新的道路，使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严谨、完整和简炼是契诃夫小说艺术构思的又一重要特色。契诃夫从自己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总结出了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作家要写得好，必须使作品简炼。契诃夫认为：“简炼是才能的姊妹。”他的口号是“一点多余的东西也不应该有。凡是与小说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都应毫不留情地去掉”。他又说：“写作的技巧，其实并不是写作的技巧，而是……删掉写得不好的地方的技巧。”纵观契诃夫的小说作品，一般都写得相当精炼、简短，象“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万卡”这些脍炙人口的杰作都是最精炼的艺术珍品。

契诃夫的小说，虽然篇幅简短，然而它的结构布局却非常严谨完整。就拿“小公务员之死”来说，总共不到一千六百余字，然而它具备了一般故事情节发展的各个部分。在作品的矛盾冲突未展开之前，作者首先向读者介绍时间是在一个挺好的傍晚，地点是在戏院，主人公则是一个很好的公务员，他坐在戏院看戏，觉得幸福极了。情节的开端是这个公务员打了一个喷嚏，把唾沫星子喷到一个老将军身上，这件事引起小公务员的惶惶不安，他怕别人以后记起这件事对他不利，接二连三向将军道歉。于是作品的矛盾、冲突就此向前发展。作者紧紧扣住主人公的三次“道歉”，充分表现最后将军对小公务员无休止的道歉勃然大怒，大叫了一声：“滚出去！”于是这个小公务员一下竟吓破了胆，“就此……死了。”这就是矛盾的解决。整个作品布局结构严谨完整，合情合理，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俄国社会上下等级森严的关系，这就充分显示了契诃夫那种简炼而又朴实艺术才能。小说《苦恼》的布局结构也是如此。随着马车夫姚纳苦恼的加深逐步发展到顶点，然后再由顶点转向结局，一切都表现得层次井然，恰到好处。丝毫也使人感觉不到有什么多余的东西。

我们探索契诃夫小说的布局结构时，不能不注意到他的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作家经常说过，小说要简炼，要在最初几句话里就把主要人物、事件、环境介绍给读者。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如《宝贝儿》的开头，通过作家对女主人公奥莲卡生活环境的简单描绘，使我们看出了奥莲卡的身世、心情和她那庸俗的生活环境，以及她那懒惰的性格。在小说的开头，契诃夫常常描写出一种情景，并以此来吸引读者去注意作者想说的话。我们不妨来回忆一下《苦恼》的开头：“黄昏。大片湿雪在刚刚点亮的街灯四周懒洋洋地旋转着，雪形成细小的薄片落在屋顶上，马背上，人的肩膀上，帽子上。马车夫姚纳·波达保夫全身雪白，活象个鬼。他尽可能地蜷缩着身子，缩到活人的身子所可能蜷缩的最大限度，坐在车夫的座位上，一动也不动。……他的小瘦马也是白的，也不动。……它，大概在想心事。无论把谁从犁头上，从熟悉的灰色田野上硬拉开，丢到这充满着这稀奇古怪的灯光，不停歇的嘈杂声、熙熙攘攘的人群的深渊中来，他也不能不想心事。……”这篇小说就这样一开头就集中地叙述了后面所要展开的东西，——马车夫姚纳的痛苦生活，他在这个无家可归的，喧嚣的陌生城市中，除了自己可怜的瘦马以外，没有一个亲人能和他分担自己的忧愁。

契诃夫小说的结尾也是值得注意的。一般来说，他的小说的结尾都强调了他所创造的那些形象所表现的基本的主要的特点，或者表明了那种原来隐藏在小说中，直到结尾才表现出来的抒情情绪。象小说《城外的一天》的结尾就描写了被热情和抚爱温暖的场面，其中又着重描绘了皮匠吉林基跟穷孩子们的友谊，“……孩子们每当入睡的时候，就想起了无家可归的皮匠。夜里，吉林基常常到他们这儿来，给他们画十字，在他们头底下放好一块面包。谁也没有看见这种抚爱。看见这种抚爱的，也许只有那在空中浮动着的、温柔地透过满是窟窿的棚顶、窥视着荒凉的草棚的月亮吧。”当然，我们读完这样的作品后，作品最后的抒情语调总是

久久地在我们心头萦迴，从而加深我们对整个作品的印象和理解。

(二)

如果说一篇小说已经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姿、丰富多彩的总画面，那么细节描写便是构成这个总画面不可缺少的一束绿叶，或者一朵红花。不能设想，没有绿叶和红花，能够构成画面，同样的，不能设想，没有细节，能够成为小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针对古希腊哲学家的世界观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对我们提高对细节描写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是很有意义的。恩格斯说：“……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在这里，恩格斯说的是如果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如果没有这些细节，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构成这个总画面了。我们这里完全可以说，没有细节描写，就没有小说，就没有小说所创造的人物形象。

现在没有材料证明，契诃夫当年已经读过恩格斯这个著名的论断，但是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出发，契诃夫已经得出了和恩格斯几乎完全一致的关于小说创作中细节描写的重要性的认识。契诃夫不止一次地说过，“描写风景的时候应当抓住琐碎的细节，把它们组织起来，让人们看完以后，一闭上眼睛，就可以看见那个画面。”并且强调指出：“在画面上占首要地位的是很多的细节”，“在心理描写方面也要注意细节。”是的，契诃夫是十分重视细节描写的。意味深长和内容丰富的细节在契诃夫小说中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往往人物和事件的本质就通过这些细节描写反映出来。例如，在小说《大佛罗嘉和小佛罗嘉》中，作者创造了索菲亚、李伏夫娜，丽达、修女奥尔加这样一些典型的妇女形象，她们的生活空虚，无目的，她们存在的无意义，都被契诃夫通过各别细节揭露出来；这些细节表现出决定小说中各个人物生活的主要的典型的特点。小说开始和结尾所叙述的索菲亚、李伏夫娜乘着三匹马拉的车子疾驰着，以及那些帮助揭露丽达的形象底不多的细线条，都有力地表现了她们的空虚与无聊。至于丽达，她香烟不离嘴，而且“在她胸前和膝盖上经常都有烟灰”，她“时常懒洋洋地、枯燥无味地说着一些不堪入耳的奇闻”，这也是十分典型的。烟灰表明了丽达外表的不整洁，不堪入耳的奇闻表明了她的内心的不干净，所有这些都透彻地描写了这个人物，描写了她的空虚、无目的的生活。

细节描写在小说创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并非所有的细节都具有艺术价值。罗列无聊的琐事，堆砌繁杂的描写，为细节而细节，只会淹没作品的主题，模糊人物的性格，使得作品显得病态的臃肿。对此，契诃夫认为是不足取的。应当说，小说《草原》是契诃夫的不可多得的杰作，但他仍然为自己在作品中描写了过多的细节而懊悔，说“每一页都变得紧凑，象一篇小小说；画面堆砌起来，挤在一起，互相掩盖，破坏了总的印象。”他反复说过，细节多了是不成的，细节，即使是很有趣味的细节，多了也会使人的注意力疲倦，因此，他强调地指出：“一般的说，多余的东西是一点也不需要的。是呵，凡是跟小说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一概得毫不留情地删掉。”

根据契诃夫的创作经验，他的细节描写一般要注意完成以下三个任务：

一、有利于塑造人物性格。契诃夫的小说的特点之一是精炼，在这里根本不容许有丝毫多余的东西。他所选用的细节，都是围绕着如何有利于塑造人物性格而展开的。在运用细节描写的技巧方面，契诃夫可以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常常从人物的特定社会地位出发，

找到既最适合于表现他的个性特征，又非常新鲜生动的细节塑造人物。比如小说《挂在脖子上的安娜》中的安娜的丈夫莫杰斯特是个吝啬、虚伪、钻营和逢迎谄媚的人物，契诃夫就运用了一些十分别开生面的细节加以描绘。他的身份既然是一个高官显贵，那么结婚不举行宴会说是说不过去的，但他却代之以夫妇参拜圣地，这样不仅掩饰了他的吝啬，而且博得了“把宗教和道德放在第一位”的好评；他的地位决定他必须显得阔绰，所以到剧场后不能不光顾小卖部，但又舍不得花钱，权衡半天才只买了一瓶汽水，却宁肯自己喝得流出眼泪，也不给安娜一滴；他不让安娜掌握分文，但为了装点门面，也给安娜买手饰，不过要经常检查它们是否完整无缺。为了突出莫杰斯特谋求利禄的主要特征，契诃夫为他安排了另一些精彩的细节。比如，只要能更好地利用安娜的姿色升官发财，莫杰斯特也是肯花大钱的。这时在本来被他踩在脚下的安娜的面前，他也可以露出只有在权贵和名人面前才表现出来的低声下气，特别是他向大人说出只等小符拉吉米尔出世（既指儿子，又指勋章）并请求大人当教父的无耻双关语时，这个逢迎谄媚的伪君子的形象便呼之欲出了。所有这些细节都新鲜，真实，又完全符合莫杰斯特这个人物的特定身份。

契诃夫运用细节来塑造人物的性格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有时他重复几个略有改变的关键性的细节写出人物的整个一生，有时却只抓住一个道具，或者一件外衣的细节来刻画人物的心理。这些细节描写极俭省而又有力地表现出了人物的性格。比如在《变色龙》中，契诃夫通过作品的主人公奥楚蔑洛夫忽冷忽热的感觉，大衣一脱一穿的细节，就把这条“变色龙”色厉内荏，反复无常的性格特征揭示出来。在小说结尾，当奥楚蔑洛夫出尽洋相之后，他一面虚张声势，对赫留金恐吓说：“我早晚要收拾你！”一面“裹紧大衣”，径自走了。“裹紧大衣”这个动作，真是把这个无耻之尤的丑恶嘴脸勾勒得唯妙唯肖，跃然纸上。

二、有利于深化主题。在契诃夫的作品中，往往通过一些不引人注意的、或是看来与情节发展关系不大的细节描写来引导读者更加紧张地去思考，去探索，去挖掘作者深藏在细节后面的思想，而一经读者挖掘出来，印象就更强烈，回味也就更浓郁，主题也就更深化了。

在小说《万卡》的结尾，契诃夫描写了万卡在信封上写了“寄乡下祖父收”几个字，就跑出去把信塞进邮筒，回来睡下后竟做了一个美好的梦。这个细节可真是画龙点睛之笔，深化了主题。万卡这个受尽折磨的孩子，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封信上，然而这却是一封永远也没法寄到的信。当我们读到“寄乡下祖父收”这个细节时，开始会让你发笑，因为“乡下”这个地址太笼统了，是怎么也无法投递的。但人们是不会一笑了之的。因为在笑过之后又会引起我们想得很多。我们会想到，把万卡救出苦海的美好希望实在太渺茫了，因为这封信是永远也送不到祖父手里的。我们还会想，这封信即使写上了具体的地址，爷爷收到了他的这封信，看来也无法来解除小万卡的无边的痛苦，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掌握的苦命的爷爷，又那有什么能力去拯救自己的孙子呢？想到这里，思路还会不会中断，我们还可以继续想，在沙皇俄国统治下该有多少穷苦的孩子和万卡一样，被压在那个停滞、窒息的社会生活的最底层，受着折磨而发出象万卡一样的令人心酸的呻吟和呼号，想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收敛起笑容，心情变得沉重起来，这真是越挖越深，越想主题越深刻。再如小说《在流放中》有一个细节：茅草屋的门给风刮开了，“雪飘进屋里来，谁也没有起来关门：他们怕冷，而且懒得爬起来”。直到人们都睡着了，“门仍旧没有关。”好一个“门仍旧没有关”，这个细节深刻极了，在小说所规定的具体条件下，不关门不是一般的懒散，而是小说主人公之一谢敏的逆来顺受、对一切都不在乎，“什么也不需要”的哲学的批判。

三、有利于开拓新意。契诃夫作为一个艺术的革新家，他最反对拾人牙慧的陈词烂调。在细节描写方面，他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有利于开拓新意，给读者以新颖的感觉。他常说，要注意观察，要有“自己的发现，而不是别人的，已经陈旧的东西。”契诃夫不仅这样说，而且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比如关于如何描写月夜，契诃夫曾写信告诉自己的哥哥亚·巴·契诃夫，要他这样写：“在磨房的堤坝上，有一个破瓶子的碎片闪闪发光，象明亮的星星一样。一只狗或者一只狼的影子象球似的滚过去，等等。”这的确是使人感到亲切、真实、新鲜！一下子就可以印入读者的脑子。后来，这段描写差不多逐字逐句地重复出现过两次：一次在短篇小说《狼》里，一次在剧本《海鸥》里。

小说《草原》中关于雷电的一段精彩的细节描绘也是契诃夫式的开拓新意的范例。他是这样描写雷电的：“左边的天空好象有人在划洋火，一道苍白的、磷光样的细带闪了一闪，就灭了。人们可以听见一股声浪，仿佛远处有人在一个铁皮房顶上走着。大概是光着脚在房顶上走，因为铁皮发出了闷闷的隆隆声。”这个细节的确是十分新鲜的。给人的印象是具体的，生动的。真是使人们“看完以后，一闭上眼睛，立刻就能想象出您所描写的风景。”

契诃夫不仅在用细节描写风景时不落俗套，在用细节塑造人物时也是力图开拓新意，寻找新的角度的。比如在小说《在胜利者的胜利》中，契诃夫先后用了两段新颖的细节描写。第一段是通过叙述者的口对他参加父亲的上级的宴会的情景作了这样的描述：“……首长侃侃而谈，而且分明想卖弄俏皮。我不知道他讲了什么可笑的事情没有，我只记得爸爸一个劲儿地戳我的腰说：‘笑呀！’我就把嘴咧得大大的笑着。有一回我甚至尖声笑了起来，引得大家都注意我了。‘行，行！’爸爸小声说，‘有你的！他正在瞧你呢，而且笑了……这挺好，真的，说不定他会给你一个助理文书的位子呢！’”接着，这位上级命令叙述者的父亲绕着桌子跑并学公鸡叫，于是父子二人就陪着笑脸跑了起来。“‘阁——阁——阁！’我们两人叫了起来，跑得更快了。我一边跑，一边想：‘我要做助理文书了！’”这两段新颖而生动的细节描写不是把一个讨好上级，拍马谄笑的无耻奴才的形象刻画得维妙维肖吗？！尤其令人叹服的是，这两个细节可以说是找到了，如何描写小奴才是怎样接受有验经的老奴才的训练的新角度，真是入木三分，使人灵魂为之震动。

当然，契诃夫之所以能有这样高超地运用细节描写的艺术技巧，固然由于他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但很重要的是他热爱生活，熟悉生活，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按照契诃夫的说法，只有在作家熟悉人民，跟人民的需要和渴望血肉相连的时候，艺术才能够是“人民的事业”，才能真实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理想。他常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而不是在小德米特罗甫卡跟一个猫，鼯鼠生活在一块儿。我需要哪怕一点点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从一八九二年开始，契诃夫就从莫斯科迁居到梅里霍沃乡下，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六年的农村生活帮助他理解农村生活的真象，它的光明和黑暗，尤其是使他加深了对人民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帮助他不断提高了对生活的观察能力和艺术的表现能力。

契诃夫一生的创作活动，不仅反映了俄国社会激变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也记录了他自己不断进行思想探索的艰苦历程。在他一个世纪以前塑造的众多艺术形象，跨越了时代和国度，今天仍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至于他的作品艺术特色，他的新颖的艺术构思和真实的细节描写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力量，更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值得我们深入而又具体地进行研究和探索。这对繁荣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无疑将是很有益的，有意义的。